

后浪出版公司

VALERIE HANSEN

丝绸之路新史

(美) 芮乐伟·韩森 著
张湛 译



THE
SILK ROAD

NEW HISTORY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美) 芮乐伟·韩森 著
张湛 译

丝绸之路新史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Valerie Hansen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丝绸之路新史 / (美) 韩森著; 张湛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6

ISBN 978-7-5502-5341-4

I. ①丝… II. ①韩… ②张… III. ①丝绸之路—史料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5245 号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FIRST EDITION by VALERIE HANSEN

Copyright © 2012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丝绸之路新史

著 者: (美) 芮乐伟·韩森

译 者: 张 湛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策划编辑: 张 鹏

特约编辑: 张 鹏

责任编辑: 刘 凯

封面设计: 周伟伟

版面设计: 张宝英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0 千字 720 × 1030 毫米 1/16 20.5 印张 插页 10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5341-4

定价: 49.8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中文版序言

2004年4月，诸多丝路研究的专家汇聚北京，参加由法国研究中心中国文明研究组、法国东方与西方考古研究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联合主办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气氛异常热烈，因为2001年以来在西安发现的几座粟特墓葬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几位外国学者约十五人要前往西安。接待我们的是西安市考古所（现改名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院）的孙福喜和杨军凯两位考古学家，正是他们主持发掘了史君墓。由于当时正值学期中，北京的中方教授们都脱不开身，因此我们就自己上路了。

在机场换登机牌时，地服人员问我们谁是带队的，我们互相看看迷惑不已：如果拿着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护照的一群人在纽约或者巴黎领登机牌，没人会问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我们这个人数不多却成分复杂的小团需要一个带队的。我自告奋勇当头儿，结果得到了我人生中最棒的赞美：之后的三天里，大家都叫我女萨宝。萨宝是粟特语“头人”的意思。据我所知，还从没有过女性头人，也就是说我是史上第一个女萨宝！

我们在西安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参观了史君墓（杨军凯细致入微的考古报告《北周史君墓》在201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看到了墓中出土的粟特语—汉语双语墓志（见本书第五章）。我们并不知道墓主人的汉语名，只知道他的粟特名字是Wirkak。在北京的会议上，孙福喜翻译了墓志的汉文部分，吉田丰翻译了粟特语部分，而我们现在又有机会见到实物。我们也见到了该墓的围屏石板。葛乐耐（Frantz Grenet）、黎北

岚 (Pénélope Riboud) 与杨军凯讨论了其中尚未解明的复杂图像。看他们交换意见真是一种享受: 葛乐耐对于伊朗所存的祆教艺术烂熟于心, 并以其解说史君墓的石屏。更让人惊叹的是, 他并非有所准备, 所有解说都是即席发表。当考古学家一块块地打开石板的包裹, 我们由于刺鼻的粉尘而咳嗽时, 葛乐耐已经检视完石板并开始解说了, 而我们其他人常常连画面的基本构成还没看清呢。讨论非常热烈 (有葛乐耐在时总是如此): 他拿不准一个人物是摩尼僧还是道士, 魏义天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有他自己的看法, 其他人也各抒己见。这次旅行之后的几年间, 他们的论争还在学术刊物上继续着。我想我会永远珍藏目睹这次论争开端的回忆: 在西安考古所仓库中, 葛乐耐和魏义天近距离看到实物, 并对他们所见进行阐释。

其他丝路学者也在场: 我的研究生同学和好朋友安吉拉·盛、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和森部丰、在外国学者中对于敦煌文献和中国农业最为了解的法国学者童丕 (Éric Trombert)、英国语文学家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

丝路研究引人入胜, 因为和古代的丝绸之路一样, 现如今的学术领域格外地国际化。正如同丝路绿洲的统治者欢迎不同宗教的信仰者来自自己的王国定居并供奉各自的神明一样, 现代学者们自由地分享着自己对丝路文物和文书的解读。在丝路研究的第一个世纪中 (1895—1995年), 有一条不成文的分工方式。欧洲和日本的学者大体研究粟特语、吐火罗语、健陀罗语、于阗语等死语言的材料, 中国学者则主要研究汉文材料, 当然季羨林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例外。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学生的留学机会越来越多, 比如本书译者张湛目前正师从伟大的于阗语学者施杰我 (P. Oktor Skjærvø)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能由如此专业的译者来翻译我的书, 我的确非常幸运。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和其他在欧洲、美国、日本留学的中国博士生们更多的成果。

韩森

于耶鲁大学

2015年2月9日

致 谢

在本书多年的准备过程中，很多人曾为我提供材料，解答疑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在每章结尾我都详细列出了所得到的帮助，因此，我想在这里特别指出一些人，他们给予我的帮助远远超过了学术同行之间的预期。

感谢耶鲁大学的格拉诺夫（Phyllis Granoff）和篠原亨一。感谢他们关于亚洲各种宗教传统的睿智讨论，这些讨论常常是在他们家中伴着美食进行的。

感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葛乐耐（Frantz Grenet）。他传授给我关于中亚艺术的知识，并让我使用他个人收藏的图片，其中有些图片是由天才的欧里（François Ory）拍摄的。

感谢耶鲁大学的因斯勒（Stanley Insler）。他最先鼓励我进入这一领域，并同意和我合开一门关于丝绸之路的课程。他总是乐于在美食天堂（Gourmet Heaven）吃午饭时回答我的问题。

感谢弗吉尼亚美术馆的李建。他招募我为代顿博物馆（Dayton Museum）的丝路展工作，并向我介绍了何家村遗宝。

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Mair）。他自从三十年前在一门敦煌文书研究生讨论课上教过我之后就一直不停地帮助我。

感谢埃米塔什博物馆的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他在2006年去世前，通过谈话和讲座慷慨地把关于粟特人的知识教给了我。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牟发松。在2005—2006学年，他接待了我们一家，并向我举例说明他的导师唐长孺是如何做研究的。

感谢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感谢

他在印欧语系诸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方面所给予的指导。

感谢北京大学的荣新江。他在这个领域造诣之深无人能比。感谢他让我借阅他个人收藏的图书和文章。

感谢麦克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 的安吉拉·盛 (Angela Sheng)。感谢她给予我织物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忠诚的友谊。

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 (Nicolas Sims-Williams) 和大英博物馆的厄修拉·辛姆斯-威廉姆斯 (Ursula Sims-Williams)。他们二位很耐心地帮我修改了我投给《亚洲学院学报》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文章的多处错误。他们在中亚诸语言特别是于阗语方面给了我诸多指导。

感谢哈佛大学的施杰我 (Prods Oktor Skjærvø)。他这么多年以来常常回答我的问题、来耶鲁开讲座，并让我使用他未发表的译文。

感谢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魏义天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他总是慷慨地回答我所有关于粟特和其他中亚相关的问题，从不让人失望。他总是一天之内就回信，常常一个小时之内就回信，甚至在我交稿前的几个星期也是这样。

感谢人民大学的王炳华。感谢他让我分享关于新疆考古特别是尼雅、楼兰的渊博知识。

感谢大英博物馆的汪海岚 (Helen Wang)。她有丰富的古钱币学知识，并帮我仔细审阅了多章书稿。

感谢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吉田丰。他在粟特于阗历史及语言方面给了我诸多建议。

感谢我的编辑，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菲尔波 (Susan Ferber)。从十多年前签约写作时起，她就一直支持着我。每一章都在她仔细的编辑之下有所改进。她欣然回答所有问题，这非常少见，也许因为她是她见过工作最努力的人。高级出版编辑奥桑卡 (Joellyn Ausanka) 监督整本书的筹备工作，效率极高，文字编辑萨多克 (Ben Sadock) 则温和而又敏锐。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支持我学习俄语一年，让我在乌穆尔扎科娃（Asel Umurzakova）的帮助下深入了解穆格山文书。富布赖特学者计划为我2005—2006年度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访学提供了经费。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为书中地图和插图慷慨解囊。

所有这些年来上过丝路课程的耶鲁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们一直督促我更清楚地阐发自己的观点。达干（Elizabeth Duggan）读了序章草稿，并做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评论。2010年春季丝绸之路讨论课的学生Mary Augusta Brazelton、Wonhee Cho、Denise Foerster、Ying Jia Tan、Christine Wight、2011年春季讨论课的学生Arnaud Bertrand通读了全书，并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比如每章以一件文书开头就是他们的主意。我的研究助手安德鲁斯（Mathew Andrews）快速而富有活力地完成了多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枯燥的图片处理工作，他同时还是耶鲁法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萨斯法伊（Joseph Szaszfai）和耶鲁图片设计小组（Photo + Design unit）的成员把很多有问题的图片都处理成了可以付印的电子文件。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馆员维维耶（Brian Vivier）仔细编辑了全部注释。王金平（音）以其特有的博学在最后时刻帮我解决了诸多问题。制图员提德（Alice Thiede）制作了精美的地图。因为有很多不常见的地名，这项工作特别有挑战性。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教务副主任席尔迈斯特（Pamela Schirmeister）在交稿前几天为我的序章做出了尖锐的评语。

我的丈夫吉姆·斯捷潘涅克（Jim Stepanek）以及我们的孩子布莱特（Bret）、克莱尔（Claire）和莉迪亚（Lydia）一直都快乐地支持我写作教书。毫无疑问，我最好的旅行是有家人陪伴的旅行。截稿前最后一个月，我们全家在中国全力以赴校对、制表、修改文字。本书开始写作前不久才出生的布莱特如今再也不能取笑我每天写的字数了，接下来我们要聊些什么呢？

2011年9月30日 于北京

学术惯例说明

本书中的梵语、突厥语、伊朗语人名都采用最常见的拼写，因此有时会前后不统一。同样，正文中不含附加符号（即便引文原文中有），这些符号只会分散普通读者的注意力，去掉这些符号也不至于让专家误解。注释中的作者姓名、专有名词、书名、文章标题中则包含应有的附加符号。

西方人名先名后姓，中国和日本人名则按照习惯先姓后名。有些作者以多种语言发表，姓、名顺序则取决于发表时所用的语言。

所印材料中有时会出现古代的重量或长度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先给出原始单位并将其换算为现代单位。但请读者谨记，近代以前的所有单位都未标准化，现代单位的换算只是约数。

年 表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致 谢 / 3

学术惯例说明 / 7

年 表 /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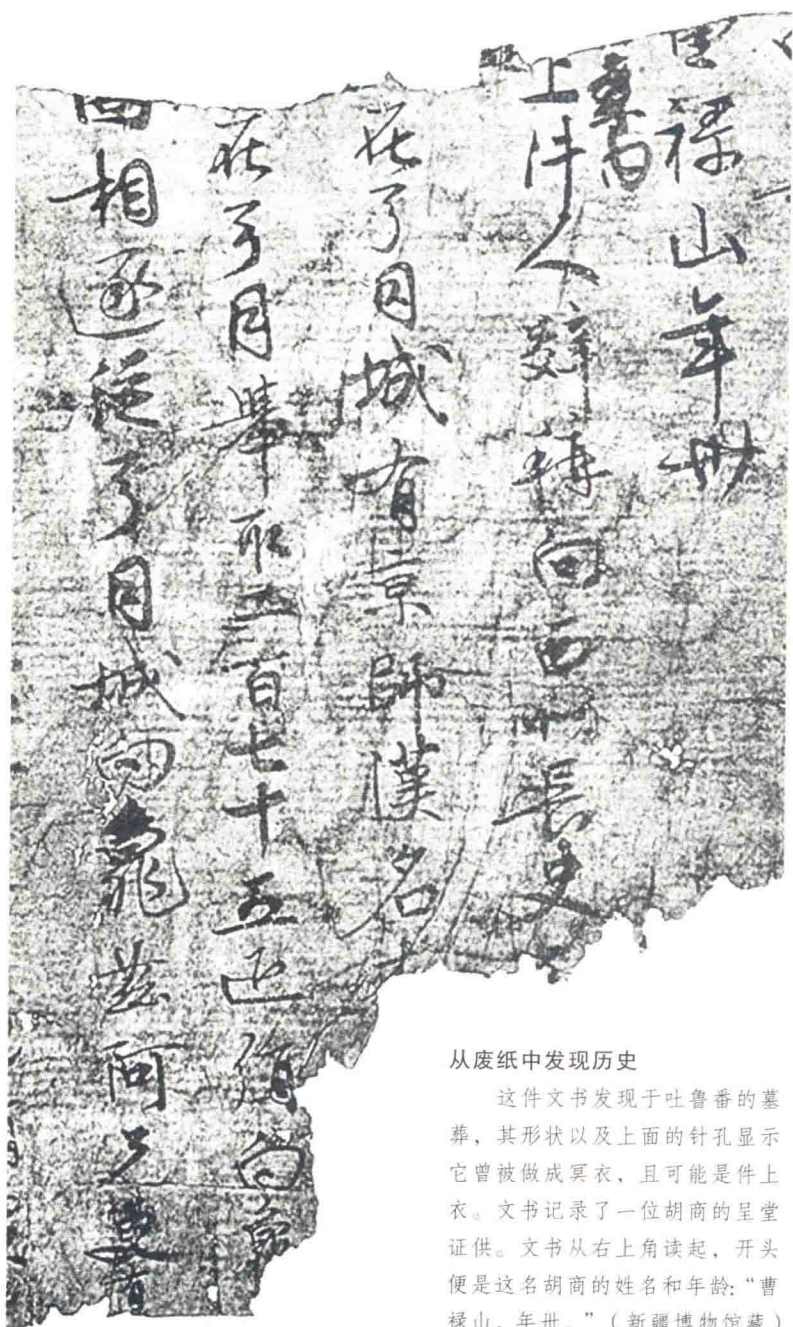
序 章	1
第一章 楼 兰：中亚的十字路口	29
第二章 龟 兹：丝路诸语之门	71
第三章 高 昌：胡汉交融之所	105
第四章 撒马尔罕：粟特胡商的故乡	143
第五章 长 安：丝路终点的国际都会	179
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丝路历史的凝固瞬间	211
第七章 于 阗：佛教、伊斯兰教的入疆通道	251
结 论 中亚陆路的历史	295

丝绸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对照表 / 304

译后记 / 308

出版后记 / 310

序 章



从废纸中发现历史

这件文书发现于吐鲁番的墓葬，其形状以及上面的针孔显示它曾被做成冥衣，且可能是件上衣。文书记录了一位胡商的呈堂证供。文书从右上角读起，开头便是这名胡商的姓名和年龄：“曹禄山，年卅。”（新疆博物馆藏）

前页所示文书揭示了本书的主题。该文书是一件诉状，记录了公元670年前后生活在中国的一名胡商的证词。这名胡商要求法庭协助他追讨别人欠他亡兄的275匹丝绸。他对法庭说他的兄弟把丝绸借给其中国合伙人之后，为做生意，赶着两头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进入沙漠后失踪，现在被认定已经遇难。法庭裁决如下，该胡商作为其兄的继承人有权追讨这批丝绸。我们不清楚这个判决最后有没有实施。

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整个丝路贸易的许多特点。首先，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在本案中，只用了七头牲口就驮了胡商的全部货物，其中两头是骆驼，另外五头包括四头牛和一头驴，都是非常重要的驮兽。胡商的出现也值得注意，因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并非罗马，而是处于伊朗世界东缘的撒马尔罕。此外，丝路贸易的繁盛得益于大量中国军队的存在。案件发生在七世纪，当时中央政府的投入对当地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件诉状是因为它写在废弃的政府公文上，这些公文作为废纸被卖，最后被工匠做成了给死人穿的纸衣。约1300年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挖开了吐鲁番附近的一座古墓，把散在冥衣不同部位的这件文书拼合了起来。他们拼出了整件文书，各方证词都出现了。

最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拼合了上千件类似的文书，包括契约、诉讼、收据、货单、药方，以及一件让人痛心的人口买卖合同：一名女奴在一千多年前的某个赶集的日子以120枚银币的价格被出售。这些文书

用汉语、梵语^{*}，以及其他死语言写成。

很多文书能保存下来是因为纸在当时价值很高，不会被随便扔掉。工匠常常把废纸做成纸鞋、纸人等物件作为陪葬品伴随逝者去阴间。因为被废弃的文书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陪葬品，需要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再把它拼回原样。比如之前提到的那个胡商的证词就被剪下缝起来做成了死人衣服，剪剩下的一部分还留在剪裁室的地上。技术高超的历史学家会通过残片的形状和针孔的位置把整件文书复原出来。

这些文书能让我们了解做生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什么商品、商队的大概规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迁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

丝绸之路上的聚落大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维生，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种地的而不是做生意的。人们在出生地附近生活繁衍。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而且多为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跟现在一样，每个聚落都有独特的身份。只有当战争和政治动荡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时候，这些聚落才会吸纳大量难民。

迁入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但是摩尼教、祆教和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伊斯兰教传入这个地区以前，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都异常包容。个别统治者可能会特别钟意某一种宗教并鼓励臣民改宗入教，但仍然允许其他人保持自己的信仰。

粟特人是丝路文化的一大贡献者。他们生活在撒马尔罕这座伟大城市的附近，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中国和粟特的贸易在公元500年到800年之间达到高峰。在出土文献中出现的绝大多数商人要么来自撒马

^{*} 据我所知，吐鲁番没有梵语写成的世俗文书。最近和田倒是出了一件，不过还未发表。——译注（星花脚注皆为译者所注，下文不再标出“译注”。）

尔罕,要么其祖上来自撒马尔罕。他们操粟特语(一种伊朗语族的语言),遵奉查拉图斯特拉(约公元前1000年,希腊语译音作琐罗亚斯德)的教诲,认为讲真话是最大的美德。由于新疆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文书的保存,在中国发现的有关粟特人及其信仰的材料比在粟特本土的还多。

与其他主要关注艺术的丝绸之路专著不同,本书以文书为核心。因为文书能告诉我们货品是如何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以及是谁把它们带来的。文书还能向我们展示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

并非所有公元200年到1000年间出土的丝路文书(本书的核心)都写在纸上。有些文书是写在木头、丝帛、皮革或者其他材料上的。它们不仅出自古墓,有的还来自废弃的驿站、佛堂、民宅。干燥的沙漠腹地是保存文书的最佳环境,同时艺术品、衣物、宗教文献、钙化了的动物以及尸体也保存了下来。(见彩图1)

这些文书先被遗弃,尔后被偶然发现。其独特性在于它们出自社会各阶层之手,而不仅仅来自受过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权者。这些文书并非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传到后世。文书的作者不会想到有后人会来读这些东西。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轶闻性、随机性。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信息从来没被篡改过。

我们从这些文书中所了解到的颠覆了人们通常对丝路的看法,丝“路”并非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事实上,在这些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量很小。但是丝路确实确实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本书将利用近两百年来所发现的文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令人吃惊的新发现,试图解释这条小小的“非路”是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力的超级高速公路的。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

“丝”比“路”更容易引人误解,因为丝绸只是丝路货物中的一种而已。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有些货单显示,